



倪

煥

之

倪煥之

吳淞江上，天色完全黑了，濃雲重疊，兩岸田畝及疎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裏。近岸隨處有高高挺立的銀杏樹，西南風一陣陣捲過來湧過來，把落盡了葉的杈杈的樹枝吹動，望去像深黑的鬼影，披散着蓬亂的頭髮。

江面只有一條低篷船，向南行駛。正是逆風，船響着汨汨的水聲。後艙兩支櫓，分在兩邊，年青的農家夫婦兩個搖右邊的一支，四十左右一個駝背搖左邊的。天氣很冷，他們搖櫓的手都有棉手籠裹着。大家側轉些頭，眼光從篷頂直望黑暗的前程；手裏的櫓不像風平浪靜時來得輕鬆，每一扳動須用一個肩頭望前一搨，一條腿往下一頓，取以助勢；急風吹來，緊緊裹着頭面，更從衣領往裏鑽，周遍貼着前胸後背。他們一聲不響，只鼻管裏粗暴地透着氣。

艙裏小桌子上卻點着一支紅燭，風從前頭板門縫鑽進來，火燭時時像落花瓣一樣彈下來，因此燭身積了好些燭淚。這紅燭的黃光，照見艙裏的一切。靠後壁平鋪的板上，疊着被褥。一個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

面，他雖然生長在水鄉，卻似乎犯着先天的暈船病，只消踏上船頭，船身摸了幾掄，便覺胃裏作泛，頭腦也昏暈起來。這一回又碰到逆風，下午一點鐘上船時便橫了下來，直到現在，還不會坐起過。躺着，自然不覺得什麼；近視眼悠閒地略微閉上，一支捲煙斜插在嘴角裏，一縷青煙只從點着的一頭裊起，可見他並不在那裏吸。他的兩頰有點瘦削，凍得發紅，端正的鼻子，不濃不淡的眉毛，中間加上一副橢圓金絲邊眼鏡，這就頗有青年紳士的風度。

在板牀前面，一手倚着小桌子坐的，是一個更爲年輕的青年。他清湛的眼睛凝視着燭燄，正在想自己的前途。但與其說是想，還不如說朦朧地感覺來得適切。他感覺自己煩悶的生活完全過去了，眼前悶坐在小艙裏，行那逆風的水程，就是完篇的結筆。等候着在前頭的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侶，是稱心滿意的事業，是理想與事實的一致；這些是必然的，猶如今夜雖然是狂風陰霾的天氣，但不是明天，便是後天或大後天，總有個笑顏似的可愛的朝晨。

初次經行的生路往往覺得特別長，更兼身體一顛一盪地延續了半天的時光，這坐着的青年不免又感到一陣煩躁；移過眼光望那躺着的同伴問道，「現在應該快到了吧？」雖然煩躁，他的神態依然非常地溫和，率真；濃濃的兩道眉毛蹙緊了些，這是他慣於多想的表徵；飽滿的前額承着燭光發亮，散亂而不覺得粗野的頭髮分披在上面。

「你心焦了，煥之。」那躺着的用兩個指頭捻着嘴裏的捲煙，眼睛慢慢地張開來。「真個不巧，你第一

隨走這條路就是逆風。假若是順風的話，張起滿帆來一吹，四點鐘就吹到了。現在——」他說到這裏，略微仰起身，旋轉頭來，閉着一隻眼，一隻眼從艙板縫裏往外張，要想辨認那熟識的沿途的標記。但是除了沿岸幾株深黑的樹影外，只有昏暗一片。他便敲着與後艙相隔的板門問道：「阿土，陶村過了麼？」

「剛剛過哩。」後艙那青年農人回答，聲音裏似乎辨得出他與猛烈的西南風奮鬥的那種忍耐力。

「唔，陶村過了，還有六里路；至多點半鐘可以到了。」那躺着的說着，身子重又躺平；看看手裏的捲煙所賸不多，隨手滅掉；拉起被頭的一角來蓋自己的兩腿。

「再要點半鐘，」煥之望他的同伴的左腕，「現在六點半了吧？到學校要八點了。」

那躺着的舉起左腕來端相，又湊到耳朵旁聽了聽，說道：「現在六點半過七分。」

「那末，到學校時，恐怕蔣先生已經回去了。」

「我想不會的。他知道今天是逆風，一定在校裏等着你。他想得你急切呢！今天我去接你，也爲他催促的緣故。不然，等明後天息了風去不好麼？」

煥之有點激動，訥訥然說：「樹伯，我只怕將來會使他失望。不過我願意盡心竭力服務，爲他的好意，也爲自己的興趣。」

「你們兩個頗有點相像，」樹伯斜睨着煥之說。

「什麼？你說的是——」

「我說你們兩個都歡喜理想，這一點頗相像。」

「這由於幹的都是教育事業的緣故。譬如木匠，做一張桌子椅子的，用不到理想；或者是泥水匠，他砌牆頭只消把一塊一塊磚頭疊上去，也用不到理想。教育事業是要養成『人』的，——『人』應該把他養成怎樣？『人』應該怎樣把他養成？——這非有理想不可。」煥之清朗地說着，彷彿連帶代表了蔣先生向一般人宣白。他平時遇見些太不歡喜理想的人，聽到他的自以為不很理想的議論，就說他「天馬行空」，「遠於事實」，這往往使他感到抱了冤屈似的不快。現在樹伯提起了理想的話，雖不是鄙夷他，不禁也說了以上的辯解的話。

「老蔣大約也是這一個意思。」樹伯閉了閉眼，繼續說，「所以我曾經告訴你他做好一篇對於教育的意見的文章。這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。」

「你記得他這篇文章裏怎樣說的？」煥之的眼裏現着熱望的光。

「他起先辨別什麼是『性』，什麼是『習』，又講兒童對於教育的容受與排斥，又講美育體育的真意義，——啊！記不清楚，二十多張稿紙呢。反正他要請各教員看，尤其巴望先得你的商酌，等一會一登岸，你一定立刻拿着他那份一刻不離身的稿紙了。」

「有這樣熱心的人！」煥之感服地說。便懸擬蔣先生的容貌，舉止，性格，癖好，一時復入於沈思，似乎把捉到一些了，但立即覺得完全茫然。然而無論如何，點半鐘之後，就將會見這懸擬的人的實體；這樣想時，不

免欣慰而且興奮。

風似乎更大了，船頭汨汨的水聲帶着嗚咽的調子；燭篋只往下墜，燭淚直淌，堆在錫燭臺的底盤裏；船身搖盪也更爲利害，這見得後艙的三個人格外在那裏用力。

樹伯把兩腿蜷起一點，更把蓋着的被頭角掖了一掖，聳聳肩說，「事情往往不能預料。早先你當了小學教員，不是常常寫信給我，說這是人間唯一乏味事，能得早日脫離爲幸麼？」

「唔，是的。」煥之安頓了心頭的欣慰與興奮，鄭重地答應。

「到現在，相隔不過一二年，你卻說教育裏頭有最好的趣味，情願把牠作終身事業了。」

「似乎會給你寫信過，」煥之現出得意的笑容，「我後來遇到一個同事，他那種忘記了自己，忘記了一切，只知爲兒童服務，只知往兒童的世界鑽去的精神，啊！我說不來，我唯有佩服，唯有羨慕。」

「他便把你厭惡教育事業的心思改變過來了？」

「自然改變過來了。不論什麼事情，當機的觸發本不必特別重大；譬如我歡喜看看哲學的書，只因爲當初曾經用三個銅子從地攤上買了一本希臘三大哲學家，我又嚮往社會主義，只因爲前五年報紙上登載一篇講英國社會黨工黨的文章，而這篇文章剛剛被我看見了。這一個同事給我的就是個觸發。我想：我何必再從別的地方去尋充實滿意的生活呢？這個同事就覺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實，很滿意，而我正同他一樣，的當着教員，難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報酬麼？能，能，我十分地肯定。觀念一變，什麼都變了，圍在身

邊的學生不復是醜陋可厭的孩子，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復是生趣索然的牢獄。前天離開那些孩子，想到以後不再同他們作伴了，心裏着實有點難受。」煥之說到這裏，眼皮闔了攏來，追尋那存在記憶裏的甘味。

「那是一樣的，」樹伯微笑說。「那邊當教員，這邊也當教員；那邊有學生，這邊也有學生；說不定這邊的學生更可愛呢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。」煥之坐直了身體，精采地望着前方，似乎透過了中艙頭艙的板門，透過了數里濃厚的黑暗，已望見了正去就事的校裏的好些學生。

「像蔣先生這樣，也是不可多得的。」煥之從未來的學生身上想到他們的幸福，因為他們有個對於教育特別感興趣歡喜研究的校長蔣先生，於是這樣感歎說。他共事的校長曾有三個，認識的校長少說點也有一二十個，那裏有對於教育感興趣的呢，研究自然更說不上！他們無非只爲喫飯，看教職同盤卡司員的位置一個樣子。他也相信任教職爲換飯喫，但以爲除了喫飯還該有點別的；若單爲喫飯，就老實去謀充盤卡司員，不該任學校教師。現在聽說這蔣先生，似乎與其他校長大不相同，雖還不曾見面，早引爲難得的同志了。

「他沒有事做，」樹伯說得很淡然。「田，有帳房管着店，有當手管着外面去跑，嫌得跋涉，悶坐在家裏，等着成胃病；倒不如當個校長，出點主意，把小孩子弄着玩。」

煥之看了樹伯一眼；他對於「弄着玩」三個字頗覺不滿，心想樹伯家居四五年，不做什麼，竟成玩世

的態度了。當年同學時，有所見就直說出來，這習慣依然存在，便說：「你怎麼說玩教育事業是玩麼？」

「哈哈！你這樣認真，」樹伯狡笑着說。「字眼不同罷了，你們說研究，說服務，我說玩，實際還不是一個樣——老蔣若換處了我的地位，他決不當什麼校長了。你想，我家裏瑣瑣屑屑的事都要管，幾畝田的田租也得磨細了心來收，還有閒空功夫幹別的事情麼？」

樹伯說這一句時，煥之覺得他突然中年人了，老練，精明，世俗，完全深刻在眉宇之間。

「老蔣他還有一點兒私心，」樹伯又低聲說。

「什麼？」煥之驚異地問。

「他有兩個兒子，他要把他們教得非常之好。別人辦的學校不中他的意；自己當了校長，一切都可以如意排布，兩個兒子就便宜了。」

「這算不得私心，」煥之這才鬆了一口氣說。「便宜了自己的兒子，同時也便宜人家的兒子。從實際說，不論何種公益事裏邊都含着這樣的私心；不過私了自己，同時也私別人，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。」

「我也不是說老蔣壞，」樹伯辯解說。「我不過告訴你事實，他的確這樣地存心——蠟燭又快完了，你再換一支吧。」

煥之便從桌子抽斗裏取出一支紅燭，點上，插上燭臺。把取下的殘燭吹熄了，刺鼻的油氣立刻瀰漫在小艙裏。新點的蠟燭火燄不大，兩人相望，彼此的面目都有點朦朧。

「噓，碰到逆風！」樹伯自語，把頭頸縮緊一點，從衣袋裏摸出一隻捲煙盒來……

換上的紅燭點到三分之二時，船唇的水聲不復是汨汨地嗚咽，像小溪流一樣活活地潺潺地了。風改從左面板窗縫裏吹進來，燭燄便儘是向換之顛頭。

樹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陣，忽然感覺水聲與前不同，坐起來敲着板門問阿土道，「進了港麼？」

「進一歇了，學堂裏樓上的燈光也望得見了。」阿土的聲音比剛才輕鬆閒得多。

「我上船頭去望望！」換之抱着異常興奮的心情，把前面板門移開，兩步就站在船頭。一陣猛風像一隻巨大無比的手掌，把他的頭面身體重重地壓抑，呼吸都窒塞了。寒冷突然侵襲，使他緊咬着牙齒。

這陣風過去了，他開始嗅着清新而近乎芳香的鄉野的空氣，胸次非常舒爽。犬聲散在遠處，若沈若起，彼此相應。兩岸離船身都近，沿岸枯樹的黑影，搖搖地往後退去。前面二三十丈遠的地方，排列着濃黑的房屋的剪影。中間高起一座樓，樓窗裏亮着可愛的燈光。燈光倒映河心，現出一條活動屈曲的明亮的痕。

「啊！到了，新生活從此開幕了！」換之這樣想着，凝望着樓頭的光。一會兒，那光似乎擴大開來，擋着他的全視野，無邊的黑暗消失了，他全身沐浴在那明耀可愛的光裏……

二

倪換之的父親是錢莊裏的夥友，後來升了當手。性情忠厚方正，與他的職業實在不大相應。他的妻是

個柔順的女子；但有點神經質，操作家務之餘，常常蹙着眉頭無端地發愁。他們的生活當然不很優裕，可是男的儉，女的勤，也不致怎樣竭蹶。

煥之出生時，他的父親已經四十多了，母親還不到三十。父親想像自己這樣做到了當手，還只是個敷衍過去；兒子總要讓他發達，習商當然是不行的。這時還行着科舉，由寒素而不多時便飛黃騰達的，城裏就有好幾個。他的兒子不也有這巴望麼？到煥之四五歲時，他就把煥之交給一個筆下很好，頗有聲望的塾師去啓蒙，因為他不但預備教煥之識幾個字，記記帳目。

十歲時開筆作文，常常得塾師的獎讚。父親看着文稿上濃硃的夾圈，笑意逗留在嘴角，捻着短髭搖頭說先生獎勵他太利害了；這自然是歡喜的意思。不上兩年，作經義作策論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。這時候，科舉卻廢止了，這使父親頗為失望。幸而有着學堂，聞說與科舉異途而同歸，便教煥之去考中學堂。考上了。

學堂生活真如進了另一個又新鮮又廣闊的世界。排着隊伍習體操，提起喉嚨唱風雅或穠麗的歌，看動物植物的解剖，從英文讀本裏得知開所未聞的故事，從國文課裏讀到經義策論以外的古人的詩篇；在煥之都覺得十二分醉心。他又同着同學吟詩，刻圖章，訪舊書攤；又瞞着父母教師打牌，喝酒，騎馬。他想不到自己的前途與父母的期望，只覺得眼前這樣子就是最適宜的生活。

當三年級生的那一年，有一天，父親忽然向他說起他意所不料的話來。父親說在中學堂畢業還得兩年多；畢了業，不升上去，沒有什麼大巴望；升上去呢，怕沒有這樣的力量來栽培；不如就此休止了罷。

父親這樣說，並不是他不希望煥之發達起來了，乃因為發見了比學堂更便當的捷徑。這捷徑便是電報局。是終身職，照章程薪水逐漸有得加，而且開始就比錢莊當手的薪俸大，假若被派到遠地去，又有特別增加。這不是又優越又穩固的職業麼？

父親說了一番不必再說下去的理由以後，就落到本題，要煥之去投考電報生；並且說，中學堂三年生的程度去應考，是綽乎有餘裕的了。

煥之心裏有點生氣，劈口就回說這事情沒有什麼幹頭。他不曾參觀過電報局，只從理化實驗室裏見過電報機的模型，兩件玩具似的機關通了電流，這邊一按，那邊搭地一響；這邊按，按，那邊搭搭搭！他也沒有細細地想，只彷彿覺得在這搭搭，搭搭，聲中討生活，未免太沒出息，太難為情了。

父親意外地碰着釘子，也動了感情，說事情都由人去幹的，有什麼有幹頭沒幹頭呢。

煥之不自主地透露說這事情沒出息，因為不消用思想，只是呆板的事。並且幹這事情不能給多數人一些益處。他說，要幹事情總要幹那於多數人有益處的。這個觀念，在他心頭萌生已有一二年了，不過並不清晰，只粗粗地具這麼一個輪廓。既經父親追問，便欲完全吐露，好教父親了解他。可是沒有說得透澈。

父親聽他說歡喜用思想，要教人家得到益處，那就非給他高等學堂大學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。但是他自己老了，身體漸見衰弱，當初要把煥之一徑栽培上去的願望，只覺徒成夢想。他急於要見煥之的成立。他便酸楚地說出自己老了的話。

母親坐在旁邊，當然垂注着眼光，遠遠地驚怯地發愁。

煥之聽父親說到老，非常感動；先前的意氣消釋了，只覺父親可親又可憐，很想投入他懷裏撒一陣嬌，讓他忘記了老。但已入青年期的煥之又頗看不起那種孩子氣的撒嬌。他只把聲音故意發柔和一點，請求父親讓他在中學堂畢了業，再想法去幹事情。他說到那時候，什麼事情他都願意幹。

父親一轉念，覺煥之也沒有什麼不是，而且很有點志氣，不免感到滿意，安慰。他就把投考電報生的擬議暫時自行打消了。

後兩年的中秋節後，報紙上突然傳佈着震動人心的消息：武昌新軍起事，占領火藥局，直攻督署。總督瑞澂和統制張彪都倉皇逃走。於是武昌光復。不到幾天，漢口、漢陽也就下來了。

是民軍，是反抗清政府的，占據的地方又是全國的樞紐，取給運輸，色色都便利；這使昏昏然的民衆從迷夢中驚醒，張開眼來看一看自身所處的地位，而知的確是在泥潭裏，火坑裏；同時帶着感動驚訝的顏色望長江上游那班新出場的角色，相信他們演來一定是齣偉大的戲劇，雖然還只看了個序幕。各處城市依然是平時的樣子，晨光喚起他們的響動，夜色送他們歸於沈寂；但有與平時不同的，裏邊已經包藏着無量數被激動的心，不安，憂懼，希望，欣幸，——一致地相信大變動正在大踏步而來。

中學堂裏當然也包藏着被激動的心。學生們彷彿這樣想：現在革命了，還上什麼功課呢！這意思是革命這事情非常之重大，把學堂裏功課同他去比，簡直微細不足道了。

這一天下午，煥之這一級上西洋史課。那個西洋史教師是深度的近視眼，鼻子尖而高，看書等於喫書。他教了十幾年的歷史，有個不可更改的習慣，就是輪流地喫講義同劄記本。講義是正文，學生也攤着看的。所有的穿插則在劄記本裏。他講一句正文，連忙要看附帶的穿插，便放下講義，拿起劄記本；尖鼻子在劄記本上嗅不多時，穿插完了，便又換上講義來嗅。這樣，人家只看見他的右手一上一下地移動。這就取得他的第二個綽號，叫做「橫杆作用」。（他的第一個綽號是「聞講義」。）他講解得很響，有好些字因為讀來響，致失了本音。學生們說他這也有意思的：一來是安慰自己，上一課就聽見自己的聲音足足響上五十分鐘，決不能算溺職，薪水當然不是白拿；二來也是安慰自己，耳朵裏塞滿了自己的聲音，學生們談話嬉笑的聲音就聽不見了。

「上海光復了！」煥之挾着一份報紙蹣跚進課堂來，一隻手擋在嘴側邊，表示這是私語，其實連提高喉嚨講說的教師都聽見了；他臉上顯着興奮的紅暈，氣息咻咻地，見得他是跑回來的。

在這幾天裏，上海報特別地名貴，遲鈍一點的人，往往只好看報販子的空布袋。因此，他們同學中間定了個約束，每天輪流派人到火車站去買報；買到了趕回來，大家比閒坐在家裏的紳士們知道新消息還來得早，落空看不着報紙，當然決不至於的了。教師方面，自然並未表示准許；但買報專使出去了，既而進來了，甚而至於跑進正在上課的教室，教師也回轉了頭，只作不會看見。這一天，這差使輪到了煥之。

「啊！上海上海光復了！好哈哈！」一陣故作禁抑，其實並不低微的歡呼聲出自許多學生的嘴裏，少數

的人便遁到煥之的座位旁邊，搶着看他買來的報紙；其餘的人則聳起點身軀，伸長點項頸，向煥之那裏望，彷彿看見了經尺的大字「上海光復」，同時也看見好些迸出火星來的炸彈。

西洋史教師心裏自不能無動，但立刻覺悟教師的尊嚴與功課的神聖，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的，便按一按心頭，把喉嚨提得更高點，念一句正文，連忙又由「槓杆作用」取起劊記本來上下地嗅。

學生們簡直把西洋史教師忘了。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地說上海光復，這裏就快了；說料不定就會在今天晚上；說明天市上要插滿白旗子了；說大家應該立刻把髮辮剪掉，誰要留着這豬尾巴誰就是豬！

西洋史教師似乎是不取干涉主義的，教室裏這樣地騷動，他只把魚眼似的眼睛在講義上頭透出來，瞪了兩瞪，同時講說聲轉為尖銳，彷彿有角有刺的：這是他平時慣用的促起學生自省的警告法。

這警告法向來就不大見效，這一天尤其等於沒有。學生們依然嚷嚷地討論革命黨該從那一門進來，他們的炸彈該投在誰的身上等等問題。有幾個看教師演獨角戲似的那種傻樣子，覺得可厭又可笑，甚而至於像嘲諷又像自語地說，「講給誰聽呢？大家要看革命軍去了！除非講給牆頭聽！」

這天，煥之放學回家，覺得與往日不同，彷彿有一種新鮮強烈的力量襲進了身體，週佈到四肢百骸，急於要發散出來——要做一點事。一面旗幟罷，一顆炸彈罷，一支鎗罷，不論什麼，只要拿得到，他都願意接到手就往前衝。但是，在眼前的只有父親同母親，父親正為時局影響到金融發着愁，母親則恐怕兵亂閉市，在那裏打算買點醃魚鹹肉，他們兩個什麼也不吩咐他，給與他。他在室內來回踱了一陣，坐下來，翻出課本來

看，一行行的字似乎都逃了開去。忽然想作一首七律，便支着頭凝思。直到上了牀，時辰鐘打過一下五十六個字的腹稿才算完成，中間嵌着「神州」「故物」「胡虜」「漢家」那些詞兒。

那時候學生界裏流行着一些祕密書報。這人是借來的，後來借與那人，那人當然也是借來的；結果人是借來的，不曉得誰是分佈者。煥之對於這些書報都歡喜，而於復報的封面題字故意地印反，尤覺含有深意。

他對於那個校長的演說，也深深地感動。那個校長是日本留學生，翦了髮的，出外時戴一頂綴着髮辮的帽子。他的演說並不怎麼好，冗長又重複；但態度非常真摯，說到懇切時眼角裏亮着水光。他講朝鮮，講印度，講政治的腐敗，講自強的要素，實在每回是這一套，但學生們沒有在背後說他「老調」的。

種族的仇恨，平民的思想，早就燃着了這個青年的心，現在霹靂一聲，眼見立刻要跨進希望的境界，教他怎能不震奮欲狂呢？

但是他隨即失望了！這個城，也挂了白旗，光復了。他的髮辮，也同校長一樣翦掉了。此外就不見有什麼與以前不同的。他身體裏那種新鮮強烈的力量，像無數的小蛇，只是要向外鑽；又彷彿覺得如果給鑽出來時，一定能夠作出許多的不同來——他對於一切的改革，似乎都有把握，都以為非常簡單，直捷——然而那裏來機會呢！畢業期是近在眼前了，倘若父親再教他去投考電報生，他只有拿着毛筆鋼筆就走，更沒別的話說。於是，搭搭，搭，平平淡淡的一生……

他開始感覺人生的悲哀。他想一個人來到世間，只是悲角的登場，捧心，皺眉，哀啼，甚而至於泣血。結末深黑的幕落下，什麼事情都完了！不要登場吧，自己實在作不得主，因為父母早把你送到了劇場的後臺。上去演一齣喜劇吧，這舞臺就不是個喜劇的舞臺，你要高興，你要歡笑，無非更加你的失望和寂寞。他想自己是到了登場的時期了，裝扮好了，懷着怯弱的怨抑的心情登上去，那知等着在場上的是一個青面獠牙的魔鬼，還是一條口中噴火的毒龍。魔鬼也吧，毒龍也吧，自己要演悲劇是注定的了。

這可說是一種無端的哀愁；雖說爲着不見什麼重要的改革，以及耽心着父親的重提前議，但仔細剖剖，又並不全爲這些。這哀愁卻像夏雨前的濃雲一般，越堆越厚，竟遮住了所有心頭的光明。有一天，獨個走過一個古廢園的池蕩，看淡藍的天印在池心，更橫斜着饒有畫意的寒枝的影子，兩頭白鵝並不想下池去游泳，只悠閒地互相顧盼着，他覺得這景色好極了。忽然心頭一動，發生了跳下池蕩去死的強烈的欲望，似乎只有這樣做，是最爽快最解脫的辦法。但一轉念想到了垂老的父親，慈愛的母親，以及好些的同學，這欲望便衰退了，眼眶裏滲出兩顆心酸的眼淚。

但他並不是就沒有興高采烈的時候；只要處在同學的羣中，同大家看報紙上各地次第光復的消息，以及清廷應付困難的窘狀，他還是一個「哈哈，哈哈」的樂觀主義者。

同學中像煥之這樣的，自然也有，他們要讓體內那種新鮮強烈的力量鑽出來，便想到去見校長；校長這時候是一省都督府的代表，他分配些事情與學生做當然不難。煥之聽到這計畫，一道希望的光在心頭

一躍，就表示願意同去。

這一晚，校長從南京選舉了臨時大總統回來，五、六個學生便叩他的辦公室的門。煥之心裏頗懷着羞慚，以爲這近於干求，不免有點卑鄙。但同時自尊心也伸出頭來，以爲要求的是爲國家辦事，盡一份義務，校長又是光明磊落的人，這裏頭並沒有什麼卑鄙。希望的心，得失的心，又刺槍似地一來一往，不禁惴惴然，兩手感覺冰一樣冷。

校長把學生迎了進去，彼此坐定了，預先推定發言的一個學生便向校長陳說各人的請求。說是爲力量所限，不能升學，又看這時勢，事情正等人去辦，也不想升學；大家有的是熱心，不論軍界政界，不論卑微細小，只要能够做的，值得做的，都願意去做；末了自然是說校長識人多，方面廣，請爲著實留意。這學生說完了，幾個學生都屏着氣息，把眼光垂下。只聽見書桌上小時辰鐘札札的聲響。

校長捻着領下的長髯，燈光照着他的凍紅的臉，柔細的眼顯得非常慈祥。但是他的答語卻像給學生們澆了一桶冷水。他說軍界政界於他們完全不相宜。在南京，什麼事情都是亂糟糟地，各處地方，當然一個樣。以從未進過社會的青年，在這變動時期裏，驟然投進最難處的軍界政界，決沒有好處。他說他們不想升學，要做事情，也好，他可以給他們介紹。末了他說他們應該去當小學教員。

「小學教員」這四個字刺入煥之的耳朵，猶如前年聽見了「電報生」同樣地引起強度的反感。先前懷抱的希望何等闊大，而校長答應的卻這樣地微小！雖然不是搭，搭，搭，一世的「翻猴王」，未見得就好。